

王朝秘档



大唐第一君

中国历史著名帝王大传

李元秀 主编 曹学亮 编著

胆略超群 富有权谋的政治家

唐王朝的奠基人

有过人的军事谋略 宏大的政治谋略

走进中国帝王那些亦真亦幻的谜团里。

去真切地感受那些或者惊心动魄，或者缠绵悱恻，或者放荡不羁，
或者勾心斗角的帝王生活……

去靠近他们的内心深处，

触摸他们悸动的心跳，

讲解深藏在历史背后的王权帝国。

李 渊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

唐詩詩話 言有教化的歷史定

唐王嗣的高基人

由詩人西平劉述學 著 王人西西西西

ISBN 7-309-04888-2
I·1010
D010.05
2007.10
300頁
32開
定價：28.00元

南京人民出版

李
淵

王朝秘档



大唐第一君

中国历史著名帝王大传

李元秀 主编 曹学亮 编著

胆略超群 富有权谋的政治家

唐王朝的奠基人

有过人的军事谋略 宏大的政治谋略

走进中国帝王那些亦真亦幻的谜团里。

去真切地感受那些或者惊心动魄，或者缠绵悱恻，或者放荡不羁，

或者勾心斗角的帝王生活……

去靠近他们的内心深处，

触摸他们悸动的心跳，

讲解深藏在历史背后的王权帝国。

李渊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大唐第一君——李渊/曹学亮编著. —呼和浩特: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, 2009. 7
(中国历史著名帝王大传/李元秀主编) ISBN 978-7-204-10104-7

I. 大… II. ①曹…②李… III. 唐高祖(566-635) - 传记
IV. K827 = 42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121773 号

中国历史著名帝王大传

作 者 李元秀
责任编辑 张惠钧
封面设计 宋双成
出版发社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地 址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大厦
印 刷 北京龙跃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 710 × 1000 毫米 1/16
印 张 220
字 数 400 千字
版 次 2009 年 8 月第 1 版
印 次 200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印 数 1 - 10000 套
书 号 ISBN 978 - 7 - 204 - 10104 - 7 / I · 2149
定 价 596.00 元(全 20 册)

如出现印刷质量问题,请与我社联系。联系电话:(0471)4971562 4971659

目 录

第一章 少年得志	1
第二章 放虎归山	48
第三章 恩威并施	71
第四章 翠华山中	90
第五章 血战龙门	109
第六章 血祭义举大旗	129
第七章 西进长安	179
第八章 南征北战奠基业	230
第九章 大唐一统定江山	272



中国历史名著帝王传记



第一章 少年得志

黄河最大的支流，源出甘肃省渭源的渭水，是条大河，它有波澜壮阔的豪放，惊涛拍岸的雄壮，樯倾橹摧的悲壮与凄凉，也有潮平岸阔的静谧和任人宰割的温顺。但不管怎样，它总是哗哗啦啦，经年不息地唱着有时委婉、有时雄壮的歌，流经八百里秦川，在渭河平原中部拐了个弯，然后又不知疲倦地经潼关向大海流去。

渭水在渭河平原拐弯的地方，可是人杰地灵的风水宝地。这里地势高阔平坦，环境优越，土地肥沃，物产丰富，交通方便，既可控制西北，又能俯视东南，进可攻，退可守。历朝历代的帝王，无不对其垂涎三尺，已有十二朝在此建都。

这个历史悠久的都城就是长安城。

长安城在北周末年就已成规模，长七十多里，南北宽十五里，东西宽十八里，近似一个正方形。城内的建筑群分为宫城、皇城、外郭三部分。宫城在全城北部正中，是皇帝和皇族居住、办公的地方。宫城南面是皇城，面积比宫城略大，尚书省、御史台等中央各官署衙门并列其间，是百官办公的地方。外郭城顾名思义。是宫城与皇城之外的城郭。

北周王朝末年。皇室贵族荒淫无度，政治腐败，百姓痛苦，上下离心，已到了众叛亲离、风雨飘摇的地步，时刻都有被抢班夺权、改朝换代的危险。长安城中，隋国公杨坚对周静帝虎视眈眈，暗中调兵遣将，静帝禅位已成定局，只是时间问题。

虽然这样，春天还是颠着脚步悄悄地来到了长安城，用它的花容点缀着城内外的一草一木，给这座暗流涌动、疲倦不堪的古城抹着姹紫嫣红和生命之绿。渭水之畔，莺歌燕舞，丽人成群，御花园内百花争芳，蝶蜂翩翩，好一派太平盛世、国泰民安的虚荣。

连日来，周静帝宇文阐情绪非常不好，精神忽而低沉，忽而激愤，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。他还很年轻，才十五岁出头，虽然身材高大，天庭饱满，地阁方圆，有天子气象，却因心情不佳，愁眉不展，目光呆滞，步履迟缓，全失了气宇轩昂、目空一切的傲岸。他已完全了解自己的处境，第三感觉告诉他，用不了多



少时日，他这个承续大统、合乎规范的皇帝就要下台，能否保住性命还是个未知数。他恨手握生杀大权的隋国公杨坚的专横拔扈，乃至不分上下尊卑，敢于向他这个天子开刀的残忍，更恨自己面对乾坤倒转，帝位即将沦于他人之手的无能。本想面对苍天大地。不顾天子身份，痛痛快快地大哭一场，更想壮怀激烈，大叫大嚷，大杀大砍。然而，想归想，却没有勇气去做，因为他明白自己身单力孤的处境，了解为所欲为、对他的皇位虎视眈眈的杨坚杀人如麻，野兽一样的残忍。

静帝心烦意乱，看看太阳才竿子高，阳光又分外明媚，空气也格外清新，便决定到城外踏青去。怕引起杨坚及属下的注意，他没有带仪仗和兵马，只带了几个太监和宫女，坐了一辆镶金包银、嵌玉着彩的轩车。从金碧辉煌的宫城太极殿出发，出宫城的承天门向北，走皇城内数里长的承天门大街，然后出皇城的朱雀门蜿蜒东去。从宫城走长安城北面的玄武门到野外，不到六里路，他为何舍近求远，非要走许多冤枉路不可？他有着明确的目的，一是到设在东面春明门处的兴庆宫探望他的爱妃王翠儿。王翠儿聪明美丽，艳压群芳，琴棋书画无一不精，深受他的宠爱。遗憾的是，因对杨坚的专横不满，被杨坚以养病为名，送入兴庆宫。二是在已经少得可怜的在位时间内，多看一眼长安城内的景致。在有南内之称的兴庆宫驻足后再出城。三是东门称“春明门”，不仅与盎然的春意合拍，而且与他到城外踏青的行为有同样的意境。

长安城内有十一条南北大街，十四条东西大街，相互交叉，把全城分为一百多个排列整齐的坊市，是市民的住宅区和商业区。外郭城四面各有三个城门，北面为承天门、玄武门、丹凤门。南面为安化门、明德门、启夏门。西面为开远门、金光门、延平门。东面为通化门、春明门、延兴门。每个城门各有三个门洞，惟有明德门例外，有五个门洞。

通城门的十二条大街，是全程的交通干线。其中的承兴门大街和朱雀门大街相互衔接，纵贯南北，成为一条中轴线，把全城分成东西两部分。街道笔直宽阔，朱雀门大街宽近二百多步，气势雄伟，掩映在槐树梧桐柳树之下，壮观而幽美。

静帝年轻时经常骑马或坐轿在城中浏览观光，对城内的情况了如指掌。那时他还未登基，年轻好动，任着性子来，自从去年登基大典做了皇帝，被杨坚所左右，就很少出宫了。他留恋登基前的自由自在，留恋长安城阔大繁华的气象，做梦也想重现登基前的景象。但这是不可能的，杨坚及其同伙怕他造次，严禁他出宫。他的四周布满了一双双窥视他的眼睛。这次不经请示就私自出宫，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决断，是他足够的勇气积聚到极点的爆发，他要看一看杨坚能把他怎样。

虽然宫中很快就会政变，但对于只关心如何生活得好的老百姓来说，并无大碍。他们是墙头草，随风摇动就是了，至于谁当皇帝，似乎对他们来说并不重要。因此，大街上仍然十分热闹，商贾如云，艺人做秀，人流如潮，熙熙攘攘，



摩肩接踵，大有舞袖掩云、挥汗如雨之势。那吵吵嚷嚷的鼎沸人语，或高亢婉转的歌唱，骡马市上牛驴毫不掩饰的、自鸣得意的噪音，铁匠抡锤打铁发出的叮当声，杂沓的脚步声，还有谁家孩子找不到父母的哭嚎，谁家花枝招展的娇娘被人摸了酥胸和滚圆屁股后的怒骂，维持秩序的大兵近似于怒斥的吆喝声，沸沸扬扬，林林总总，展现了一幅色彩斑斓的风景画，组成了一曲浩大又气势磅礴的交响乐。既让人联想到天堂，又使人联想到世界的末日。

面对此情此景，静帝流露出羡慕而又无能为力的目光。做皇帝有什么好？怎比做一个庶民，无拘无束，自由自在。他这么想着，极不情愿地放下车上用华丽的绿色缎子做成的窗帘，苦笑着摇摇头。因为他分明发现车后有十几个盯着他的轩车不放的汉子。肯定是杨坚派来的盯梢。虽然是司空见惯的，他的心头却笼上了许些悲哀。轩车在拥挤喧嚷的大街上骨碌碌地向东走着，驾车的大宛马因为不能奔驰急得不住地长嘶。静帝心里道：“社稷就要易主，朕就要成为平民百姓了。国之将亡，当哭声遍野，这长安城中怎的一如既往？人们难道麻木了不成！”

终于望见兴安宫那白玉雕栏，玉砖砌阶，崇楼叠阁，画栋雕梁，规模浩大的轮廓了，静帝不由地长出了一口气，暗道：“不知王妃的病怎么样了？可怜的人儿啊！”想到这里，不由得又恨起杨坚来。杨坚啊杨坚，先帝及朕待你和你的父亲杨忠不薄，你为何如此凶狠，非要将大周王朝灭掉不可？苍天不公啊！

兴庆宫历史悠久，原为汉王刘邦的行宫，后经前赵、前秦、后秦、西魏、北周等历朝历代不断修建，已成为仅次于宫城中太极宫的大型宫殿。宫殿占地二百余亩，有殿堂三百余间，亭台阁榭，塘池玉苑，应有尽有，无不重拱藻井，琉璃瓦顶，玉砌金嵌，华美非常。

王妃原来住在正殿当中装修设施最华丽的华屋内，后来搬到偏殿中。前些日子，杨坚又令她住宿偏殿后的柴房。静帝据理力争，无奈帝不如臣，不仅难达目的，王妃反而受到了更残酷的迫害。

因事先没有通知，管理兴庆宫的总管云洪不知静帝驾到，没有准备。及至发现，静帝已离宫门里许了。好在云洪与宫中的人们已对静帝的处境了如指掌，便不慌乱，更不惧怕，慢腾腾地出门迎接，全无臣下见了皇上的诚惶诚恐，更无老鼠见了猫般的颤颤惊惊。当然，迎驾的程序还是要的，待说过“不知圣上驾到，有失远迎，罪该万死”、“圣上万岁，万岁，万万岁”之类的话后，云洪将静帝迎入正殿专门用于皇帝休息的厅堂。

静帝登基后，仅来过兴庆宫三次。第一次是刚刚举行登基大典不久，算是例行公事。第二次是去年夏天，出春明门到郊外狩猎，在宫中住过一夜。去年冬天又来过一次，打着龙体欠安、在此休养的幌子，目的是探望王妃。这次因为想急于见到王妃的缘故，茶仅喝了半口，便要云洪在前面开道，引他到柴房探望王妃。

柴房座西朝东，低矮破败，共有四间，左面两间乱七八糟地堆放着许多杂



中国历史名著丛书
大唐帝王第一卷



物，右面的两间算是王妃的卧室，因在高大的偏殿后面。阴暗潮湿。

云洪推开房门，一股浓重的酸臭气扑鼻而来，静帝叹了口气，掩着口鼻走了进去，因室内能见度太低，险些踢翻右边盛水的瓦罐。他揉了揉眼睛，方才看清楚室内的什物。

王妃躺在靠窗的榻上，脏兮兮的绫子被盖着她那瘦骨嶙峋的躯体。头发凌乱，如同一堆杂草，面色蜡黄，目光呆滞，与昔日判若两人。见静帝进来，她想挣扎着起来接驾，虽费尽吃奶之力，却未能如愿，一行混浊的泪水流下来。自怨自艾，断断续续地道：“皇上来了？贱妃无力起迎，罪该万死！”

静帝鼻子一酸，泪水盈眶，拉住王妃冰冷如柴的右手：“爱妃已经病到这般地步，朕不怪罪。”他顿了顿，忽然来了勇气，厉声向云洪道：“滚出去，给朕滚出去！”

杨坚早已吩咐下来，要宫中之人严格监视王妃的一举一动，发现变故立即报告。眼下静帝来此，与王妃单独会面，当然不能掉以轻心。云洪站着不动，当静帝再次赶他出去时方才道：“奴才不能出去，怕的是圣上遭遇不测。这兴庆宫离东城门不远，常有贼人前来捣乱，若有差迟，奴才不好向隋国公交代。”

“那就让他在这里吧。其实贱妃也无什么要紧的事要告诉圣上。就让贱妃当着云总管的面说吧。”王妃剧烈地咳嗽一阵：“圣上，贱妾在世的时间不会久了，有两件事一直憋在心里，怕带了去。”

静帝痛苦地摇了摇头：“事已至此，朕与爱妃没有什么好怕的了。说吧，将心里话都倒出来！”

王妃苦笑一笑：“这一，圣上要识大局，惜生命。看来社稷与皇位是保不住了，既然如此，就任凭他去，能保住性命就谢天谢地了。这二，先帝在时，看中神武公窦毅之女窦宝惠，曾许下大愿，说是给宝惠找一个应心的夫婿，看来这副重担就落在圣上的肩上了。贱妾以为，圣上当尽快办理，以防逊位后留下遗憾。”

多么善良的心地，多么质朴动情的言语，静帝的的确确被感动了，动情地摩挲着王妃的纤手，二目潮润，泪水流下来，滴在王妃的脸上和没有血色的嘴唇上。王妃感觉到了那泪的热和固有的滋味：咸咸的，不无苦涩。

好一会儿，静帝哽咽着点点头：“爱妃放心，我会处理好的，若来得及，明天办理。爱妃如此通情达理，如此关爱他人，定会感动上苍，病除疾去。”

时间过得真快，静帝不觉在柴房呆了半个时辰，他松开王妃的手，恋恋不舍地出了柴房。他闭上眼睛，适应着外边的阳光，然后下令回宫。

云洪不知静帝葫芦里卖得什么药，怕没法向杨坚交代，便问：“圣上不是要到郊外踏青吗？怎的就回宫呢？”

看似很平常的一句话，却激怒了静帝。好像说这话的不是太监云洪，而是想夺他皇位，祸乱朝廷的杨坚。他让云洪站到他的面前，猛地跳起来，“叭”地赐给云洪一个响亮的耳光，骂道：“你是什么东西？也敢管朕的事，不知好歹的奴



才。告诉你，天还没变，朕还是驾驭天下，万民敬仰的皇上！”

云洪哪敢造次，陪着笑脸：“圣上骂得好，打得好，这是奴才的福气，嗨嗨，福气。”

静帝上了轩车，未等坐稳，宝惠富贵典雅的音容笑貌便在脑海中再现，赶也赶不掉。

窦宝惠是京兆始平人，定州总管神武公窦毅的独生女儿，为北周武帝的姐姐襄阳公主所生。宝惠出生时头发漆黑，长过脖颈，三岁时头发便与身齐。武帝特别喜欢她，养于宫中，派师傅教其识文解字、琴棋书画。她聪明伶俐，过目不忘，知识精进，武帝更加爱之。一日，武帝正为突厥犯边愁闷，宝惠言道：“今边境不靖，人心惶惶。突厥强大，不宜动兵攻之。愿舅舅以苍生为念，大力抚慰。若突厥与我言好而助之，江南与关东就无患了。”武帝闻之大喜，即颁诏行抚慰之计，果然大功告成。鉴于此故，武帝向姐姐道：“宝惠才貌皆佳，难有人与其相比，当为之娶一个能与其匹配的郎君。待他二八年纪之时，便用射凤凰的方法为其择婿，切不可轻率从事。”

武帝传位于宣帝宇文赟。宣帝因性情暴躁，贪恋女色，肾衰体弱，病入膏肓，一命呜呼，仅在位一年，年方二十二岁。

静帝即位后，太后曾经向他提起为宝惠择婿之事，因国事忙乱，辅政大臣杨坚又急于取他而代之，便无暇顾及。今经王妃提起，方才决心迅速办理此事，以慰先帝的在天之灵，也对杜鹃啼血的王妃有个交代。

大约过了大半个时辰，静帝的銮驾从朱雀门进入皇宫，又从承天门进入宫城中的福寿殿，直接进入了杨太后的后宫。

年仅三十六岁的太后端庄慈祥，既有城府，又平易近人，豁达乐观，不管发生什么大事，脸上总是带着笑。虽然杨坚抢班夺权的步伐已经明显地加快，对皇族的迫害日渐加剧，她无力回天，任凭事态的发展，却仍然乐哈哈的，似乎什么事也没发生过。

与往常一样，静帝下了轩车，顺着玉砌台阶进入后宫的厅堂，却感觉不到往日的温暖和热烈。袅袅婷婷的宫女和不男不女的太监哭丧着脸，太后瓜子脸上灿烂的笑容全然不见，代之而起的是欲哭无泪的哀痛。他猛地一惊，预感到发生了塌天大事，顾不得向太后请安，便急三火四地探问缘故。

“杨坚已决定将你赶下帝位，由他受禅为帝。他刚才来过，态度十分生硬，说若是不照他之意办理，便将皇族上下人等斩尽杀绝。”太后说着，打开抽屉，拿出一块黄绢，凄然地道：“这是太傅宇文椿撰写的禅位诏书，你看吧。”

虽然这是不可避免的事，只是时间早晚罢了，虽然历史上宫廷政变比比皆是，虽然静帝早有思想准备，却还是有一种事情来的太早太突然的感觉。他哆哆嗦嗦地接过禅位诏书，只见上面写着：

元气肇僻，树之以君；命有不恒，所辅唯德；天心人事，选贤与



能；尽四海而乐推，非一人而独有。周德将尽，妖孽丛生。骨阿多度，藩篱梅危。

相国隋王，睿圣自天，英华独秀。刑法礼仪同运，文德武功共建；爱万物如已，任兆庶以为忧。手运机衡，躬命将士，芟夷荡氛，天下归心。虞舜大功二十，未足相比；姬发之合位三五，岂可足论。

况本行已谢，火运既兴。日月出革命之符，星辰表代终之相。烟云改色，笙簧音变。朕虽寡味，未达变通，幽显之睛，皎然易识。今便顺应天命，出逊别宫，禅位于隋，一依尧舜汉魏故事。

“母后，隋柱国是你的父亲，朕是他的外孙，他为何不念手足之情，苦苦相逼？”静帝颓然坐在椅子上，仰天长叹道：“苍天不公啊！”

杨太后擦着泪水：“我也曾劝他效法周公，留美名于后世，也曾质问他为何非要做皇帝不可，像王莽那样留下骂名。还列举过许多夺皇位者于人不齿，无所作为，遭杀身之祸的故事，他全然不听。事已至此，已无挽回的余地，就依了他吧。”

静帝抽泣着：“母后，都愿儿无能，以致有这般下场，痛心哟！更令儿心碎的是，对不起列祖列宗，对不起先帝，对不起天下百姓和臣吏。”他擦着小溪般流淌的泪水：“依就依了，只是在离开皇位前，儿要办一件大事，待这件事办妥，再让位不迟。”

“莫不是宝惠之事？”

“正是此事。”

“想那杨坚是不会同意你处理这件事的。他刚愎自用，好大喜功，暴戾无情，如此关于脸面的大事，他怎会给你去处理。依我之见，你就不要管这件事了，免得自找不痛快。”

“不，朕要管，而且要管好！”静帝如同一头受伤的雄狮，拍案而起，吼道：“现在我还是天子，想管什么就管什么，想怎么管就怎么管。他是相国，是臣，朕是君，君难道受制于臣吗！”

原本谨小慎微，在杨坚面前屁都不敢放的静帝突然变得如此刚烈，让杨太后吃了一惊。她看一眼毛发直竖，二目通红的静帝，言道：“圣上犯不着与他斗气，龙体要紧。你若非要管这件事不可，就与他商量一下，成与不成，则另当别论。”

静帝正了正便冠，挺直腰板，挥舞着右手：“与他有什么好商量的，朕要下旨，明日便处理此事！明日是清明节，黄道吉日，是处理这件事的最佳日子。母后，朕这就回太极殿书写圣旨。”

话音未落，一个虎背熊腰，强劲剽悍，年纪在五十岁左右的汉子从外面大摇大摆地走进来。这汉子耳大面方，风眼剑眉，美髯拂胸，原本俊朗红润的面相因利令智昏、目空一切的耀武扬威而变形。穿紫色圆领绸袍，头戴绯色头帻，脚登黑色胡靴，腰挎宝剑，一副纵横捭阖、志得意满的神态。此人不是别人，就是相



国、辅政大臣杨坚。

杨坚虽凶，却向来不失礼仪，双膝跪倒在静帝和杨太后面前：“微臣见过圣上、太后。”

静帝傲然端坐，道声“免礼平身”，然后单刀直入：“相国的禅位诏书朕已览过，文辞凝重大气，理清意明。既然相国想做皇帝，朕让位未尝不可，不知相国打算何日登基？”

“就明日午时吧。”杨坚大言不惭：“不过你要学前人故事，三让其位，老夫方可登基。我杨坚壮怀激烈，心存高远，崇尚仁义忠孝，定能固我疆土，造福天下亿万百姓。我一片忠心可对天地，问心无愧。圣上，你与太后尽管放心，我登基之后，太后便是堂而皇之的公主。圣上便是当然的先帝，享不尽的荣华富贵。”

静帝提起办理宝惠择婿之事，杨坚百般阻挠：“办理禅位之事要紧，待我登基之后，亲自办理此事，无需圣上劳神费力。”

杨太后道：“圣上退位前，就办这么一件事，相国岂有不依之理？况且昨夜先帝托梦于我，说是宝惠年已二八，当立即择婿，而且要圣上亲自出面妥办。”

“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，不理睬那梦也罢。”杨坚背对太后，一副待理不理的样子。

三人你方唱罢我登场，争得面红耳赤。静帝终于忍无可忍。怒道：“相国，你是否太专横了？在朕未禅位之前，朕仍为天子。天子一言九鼎，你当照而办之，反之就是大逆不道！”

“这天下是我和父亲浴血奋战打下来的，皇帝本就应当由父亲和我来做。为了江山社稷，念你年幼无知，我方才低三下四，辅佐于你。今你不仅不感恩戴德，反而用这等口气与我讲话，是可忍，孰不可忍！”在杨坚面前，静帝向来陪着小心，此时口气天大，杨坚怎能忍受？他如同一头受伤的棕熊，在厅堂中窜来走去，右手下意识地按在剑柄上，大有拔剑之势。

静帝毫不退却，针锋相对。二人一个像拼死一战的斗士，一个似发现猎物的饿狼，声调越来越高，动作愈来愈夸张，句句如狂涛奔腾。臣子与皇上激烈争斗，世所罕见，若不是杨坚权柄日重，皇上一味忍让，怎会出现这等情景。

杨太后忍无可忍，豁然立起，指着杨坚：“静帝是当今皇上，贵为天子。作为臣子，在天子面前应当毕恭毕敬，惟命是从，你却大叫大嚷，如此无理，难道不怕天下人耻笑？假若你做了皇帝，你的臣子这样对你，你当怎样？换句话说，即使我们三人是庶民百姓，你也不能如此无理。欺负孤儿寡母，算什么英雄好汉？况且我是你的女儿，圣上是你的外孙。明告你说，圣上要办的事非办不可，你若再阻拦，我也就只好豁出去了。待将你抢班夺权的大逆不道张扬出去，看你有何脸面对臣子和百姓。”

杨坚是个聪明人，知道若静帝与太后将生命置之度外意味着什么。他强迫自己冷静下来，换了一副虽有笑容，却也不无愤激的面孔，点头道：“好好好，就



依了你们。不知道这婿如何择法？”

静帝冷冷一笑：“遵先帝之嘱，只比箭法，名列前茅者入选。明日午时进行，今日下午布告城内臣民。相国忙于禅位事宜，明日就不用参加了，朕驾现场，亲自评选。你忙禅位之事去吧，朕想在太后这儿呆会儿再回宫。”

杨坚灰溜溜地离去了，静帝望着杨坚的背影，感到无比的惬意。第一次全身心地行使一个人主的权力，展示天子的威严，便大见成效。他突然觉得自己高大起来，随之而来的是对以前的窝囊和胆怯的自我谴责和无比的遗憾。

太后也有扬眉吐气的感觉，她抖起精神：“圣上，壮起胆子，照自己的意愿干下去。明天的择婿，场面一定要大，气势一定要足，尽情地向臣民们展示自己的威严和实现先帝遗愿的坚决。”她顿了顿：“若是唐公李炳的公子李渊加入择婿的行列就好了。此人今年也是十六岁，少年英俊，倜傥豁达，任性直率，宽仁容众，为不可多得的大才。有识相者曾言：此人骨法非常，必为人主。如果他被选中，将是宝惠之福。”

李渊之父李炳是北周战功卓著、赫赫有名的王公贵胄，可随便出入宫城的太极殿。又因李渊之母与杨坚的夫人是同胞姐妹，李渊经常随父母出入皇宫。静帝与李渊同年同岁，为太子时与李渊玩过几次，对李渊的印象极深，而且对李渊的家世很是了解。太后的话音未落，关于李家的情况就在他的脑海中闪现出来。

李家的祖籍陇西狄道，李渊为凉武昭王的七代孙。武昭王生歆，歆生重耳。李重耳曾任魏国弘农太守。重耳生熙，李熙曾任金门镇将军，仪凤中期为光帝重臣。熙生天赐，李天赐曾任魏国幢主、司空。李渊的祖父李虎曾任魏国左仆射，封陇西公，与周文帝及太保李弼、大司空独孤信等八大重臣以功参佐朝事，时称八柱国，天子赐姓大野氏。北周初年，武帝追封其为唐国公，赐还本姓。李渊的父亲李炳曾任北周安州总管、柱国、大将军、袭唐国公。李渊于北周天和元年生于长安，七岁便袭唐国公、上柱国称号。六岁能诗，七岁能文，后博览群书，习练武功，十三岁那年，诗文与武功便炉火纯青，传颂于长安城内外，有“神童”之称。

想到这里，静帝言道：“母后所言极是，要是李渊能参与择婿，定能击败各路好手，大获全胜。宝惠黛含春山，神如秋水，姿态婀娜，人品端正，又能诗善画，精棋懂书。二人一个郎才，一个女貌，天作一对，地合一双，日后定会连理并枝，举案齐眉，益于社稷，利于臣民。只是不知他愿不愿意参与，也不知他的父亲是何态度。”

“这有何难，派太監刘公公持告示到他府上说明原委，向李炳交待清楚圣上的愿望，大事可成。”太后饮一口香茶，接着道：“据我所知，李渊的父亲唐公对宝惠评价很高，曾经当着我的面说过：若谁能娶到宝惠，足矣！”

静帝点头称“是”，然后告别母后，起驾回宫。上车的刹那间，他忽然觉得有几点水珠落在脸上，下意识地抬头看去，只见一片乌云遮住了大半个天空，好在乌云离太阳还有一段距离，春光仍然普照，煦风仍在吹拂，预示着明日是个好



天气。”

李渊的府第在皇城西北边，紧靠宫城的承天门。这里称永嘉坊，是王侯公卿的住宅区。李家历代为官，非侯则卿，府第自然一流，占地达百亩之多。高墙之中，建有重檐攒山式、重檐庑殿式殿堂十余座。汉白玉为基，青砖砌墙，琉璃瓦罩顶，五彩彰饰，双螭着柱，气魄非凡，气象万千。玉苑内名花怒放，亭榭灿然，小桥流水，塘清鱼跃，使人目不暇接。大门为悬山式建筑，很是高敞，可骑马进入。红色的门柱，赭黄色的斗拱，错金的门钉，绿色的琉璃瓦，与上写“李府”二字，黑底绿字的匾额互相映衬，色调庄严而素净，布局严谨，气势恢宏。门口左侧有一棵粗可数抱，老杆槎丫，虬枝似龙的古槐。上面有一个硕大的喜鹊窝，喜鹊飞上飞下，唱着令人愉悦的歌。李府家族庞大，居住在府内的亲属、幕僚、宾客、奴仆达百余人之多。广厦深院内，终日灯红酒绿，日中一为乐，夜半不能休。

从大门进去，走百余步，便见一座高耸的殿堂，这是李家议事的地方。明净的厅堂内，白玉为几，雕花紫檀作案。案子很大，周围摆放着二十多把黄花梨椅子。玉几温润，两边摆放着三个紫檀绣墩。绣墩上雕刻着巧夺天工、美妙绝伦的花纹。

一直走下去，连过数座殿堂，才是李家亲属的居住区。区内有两座殿堂，一座供李渊的祖父母居住，一座由李渊及父母居住，弥漫着家的温馨。

这时，一个十五六岁，身着练功衣，姿貌雄伟，眼大隆准，天庭饱满，英武中透着豁达之气的少年后生，从西面那座殿堂走出来，一溜小跑，来到殿堂西面三百余步，紧靠围墙的平场上。他就是李炳之子李渊。

那平场有半亩地大小，边上摆放着石担、石锁之类练功用器械。兵器架上插着偃月刀、钩连枪、方天画戟、斧钺等武器，俨然是一个装备齐全的小校场。

李渊伸展了一下手脚，算是做好了练功的准备，然后拔剑在手，白鹤亮翅、童子拜观音、朝天一炉香，闪展腾挪，招招相连，剑花串串，直耍的云飞风生，柳絮纷落，使人眼花缭乱。

练过剑法，又要偃月大刀，横扫千钧、力劈华山、青龙缠腰，飞上落下，式式相接，刀光闪闪，直耍的烟尘扬起，山水呜咽，令人心惊胆颤。

刀法练过，脸不红，气不喘，心不跳，正要耍那兵器架上的方天画戟，管家李大直言道：“公子，向老爷汇报的时辰到了。不能耽搁，若耽搁了，老爷会生气的。”

李渊将已经握在手的方天画戟插回原处，噙噙进了自己的书房。

书房不大，长宽各三丈左右，靠窗摆放着一张精工细作的红木桌，上面有一小巧玲珑的笔架，古朴的鼠须笔、鸡距笔，整齐地挂在上面。架下一方质朴典雅，四隅刻飞龙、卧虎、玄武及圆形水池的汉砚，里边盛着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的墨汁。那是用丰肌腻理，光泽如漆的素墨研成的。一幅临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《兰亭序》的书法展开在桌子正中。许是已学到精髓，又一气呵成的缘故，飘若



大唐帝王第一君



游云，矫若惊龙，字体道媚劲健，端秀清新。书法前端摆放着用糙纸做成的单面印蝴蝶装册页书，书名为《尚书百问》。雪白的北墙上挂着王献之俊迈超逸的《鸭头丸帖》《洛神赋》。还有三国魏太傅钟繇的书法作品，字虽不多，却是幽深无际，古雅有余，骨力四溢。

靠西墙摆放着一个古色古香，用黄檀做成的博古架，上面摆放着商代的青铜器、嵌银器，周代的漆器，汉代的陶器，南朝的瓷器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商代嵌绿松石兽面夔龙纹象牙杯。该杯象牙为本，上面嵌满了绿松石，图案清晰，闪闪发光。造型别致，精雕细刻，鬼斧神工，令人叹为观止。那件瓷土细腻，胎质坚薄，油质密而洁白，产于邢窑的白瓷瓶，是件供品，是杨坚送给李渊的父亲李炳的。李炳将它送给李渊，以示关心和疼爱，更有对儿子的希冀和期盼。

东墙摆放着一个硕大无朋的书架，架上摆满了成捆如山的竹简，也有几件卷轴式和蝴蝶装的书籍。有易、书、乐、诗、礼、春秋、孝经、论语、说纬、经解、训诂、小学十二个类别。

靠西窗处挂一张造型夸张的漆木弓，一个犀牛皮雕花箭囊，囊中插着十几支以箭竹为杆的箭，箭尾的羽毛五颜六色。箭囊的右侧斜挂一把鲨鱼皮镶金嵌银，箭把镶珠嵌玉的龙泉剑。箭剑交辉，相得益彰。

李渊擦完脸，换上一身经过改造，紧身圆领，颇有胡服特色的绿色四葵衫，然后面对瑞兽铜镜，用象牙梳子梳理着拢起的发髻。他向来就是这样，因为他一直认为：良好的形象，不仅能说明一个人良好的心态，也是对他人的尊重。况且他要去面见博学多才，对他十分严厉，他非常尊重，一直作为心中偶像的父亲。

管家李大直对李渊很是了解，对他这样耐心地打扮自己的行为，更是司空见惯，既不急躁，也不催促，直到李渊换上瓦亮的皮靴，又在铜镜前照了一遍，整理了那根根本不影响仪表的垂发，拿起桌子上的书法作品，向西厅门走来，方才打开厅门，跟在后面，向李炳的书房走去。

李炳四十多岁，高约七尺，伟岸不常。古铜面色，大眼阔口，颇有腹内藏经史、胸中隐甲兵的大将风范。书房内的布局基本与李渊书房的布局无异，若说有什么不同，北面墙壁正中，挂一幅白绢水墨画。那画长五尺左右，宽三尺有余，上画一只张牙舞爪，呲牙咧嘴，耀武扬威，咆哮着扑向前面猎物的下山虎。脚下的杂草颤抖，左边的悬崖巨石滚动，头上的古松落叶纷纷。那虎纵横捭阖，折冲宇宙的气势可见一斑。为何挂这幅画？李炳从未作过解释。有人说他意在表现自己号令天下，勇冠三军，威震四方的过去。有人说他为了说明自己人老雄心在，还能义不负心，忠不顾死，洞察幽微，披胆沥胆，怒目横刀，万里驰驱的耿耿之心。还有的人推测他在告诫那些作恶多端，伤化虐民，饕餮放横，狡诈锋协的鹰犬小人和贪污腐化，男盗女娼的伪君子：若继续作威作福，必被虎食。此画的意境悠远，耐人寻味，君子观之击掌，小人观之抖索。

人伦之大，父子为先；尊卑之殊，君臣为重。虽然李渊不无自负，甚至不无





自命不凡，但在严父面前，向来毕恭毕敬，诚惶诚恐。还未在李炳面前站定，便陪着小心道：“父亲，孩儿向您老人家汇报功课来了。今日上午习武，重温了以前学习的刀法，又跟师父学习了少林童子功。下午习文，细读了《老子》和《孙子兵法》，临摹了《兰亭序》。刚要以练武的方式歇息，看时间不早，就来了。请父亲指教。”

李炳接过李渊递过来的书法临品细细看了一遍，然后捋着胡须在原地踱了几步：“总的看临得不错，只是骨力不够，也缺乏原作的风采。最大的缺陷是‘撇’大，临的走形，更谈不到力度。”

“孩儿谨记，以后改过。”李渊唯唯称“诺”，头也不敢抬起，明眼人一看便知是自我约束的假装。

李炳看李渊两手空空，不由动怒，厉声问：“写诗作文了吗？”

“没有写文章，只作过一首诗，一阙词。”

“拿来我看！”

“只在心里记着，没有写出。”

“你就爱故弄玄虚，怎的不写呢？耍小聪明偷懒罢了。”李炳拍着几案：“吟给我听，若有差错，小心挨打！”

“就先吟诗吧。”李渊清了清嗓子，抑扬顿挫地吟道：“吾从桥下过，抬头见娇娥。抑情驾舟去，岂知更牵挂。夜来梦南柯，瞑目至月斜。自此神魂倾，无力驰战马。呜呼大不解，恨那小冤家。吟诗记情怀，移情邦与家。从此垦八荒，文武共生花。吞吐天地志，披肝雄天下。揽月云汉中，少壮能几何？”

“给我打住！”李炳斥道：“尽是一些花前月下，卿卿我我，全不见雄浑大气，如此下去，怎么得了！”

“父亲不是教导孩儿，吟诗要实，要发自肺腑，不要无病呻吟吗？孩儿诗中的事全是真的，并无半点虚假。”李渊不无委屈。不待父亲开言，又道：“再说，诗的后半部分孩儿表现的是……”

“罢了罢了，算你有理。”李炳二目瞪着李渊：“再将那词吟于为父听来。”话刚出口，又改口道：“想你也吟不出什么好词，就解释老子《道德经》中的释句吧。我来问你，这‘道，可道，非常道；名，可名，非常名。名，无天地之始；有，名万物之母’为何意啊？”

李渊正色作答：“可以用言词表达的道，并非永恒的道；可以说出来的名，并非长久的名。无，是天地的始；有，是万物的根源。”

正说着，管家李大直走了进来，先向李炳深施一礼，然后道：“老爷，宫中的刘公公已经进府了，如何办理？”

李炳急忙起身：“当然躬迎了。渊儿，到此为止，快快陪为父迎接刘公公去。”

二人刚出房门，刘公公已经到了房门前。刘公公甩着拂尘，庄重地道：“李

炳听旨。圣上口谕：明日午时朕亲自在朱雀门外校场为窈宝惠择婿，旨李渊参加，钦此。”

李炳父子跪听口谕后，将刘公公迎至客厅坐下。待仆人倒上香茗，李炳问：“刘公公，既然圣上有旨，明日让犬子参与择婿也就是了，但不知怎样择法，论文还是比武？”

刘公公打开一张黄纸，摸着光光的下巴，娘声娘气地说出一番话来：“这是由圣上亲书并签发的告示，已经贴满全城，老夫特意给你带来一份，请过目。这上边什么都写清楚了，一看便知。”

李炳打开，只见上面写着：

遵先武皇帝之遗愿，圣上躬亲皇城朱雀门外校场，为定州总管神武公窈毅之女，武皇帝之外甥女窈宝惠择婿，年在一十有六之少年皆可入流，若尽其所能，许成大姻，成其皇亲国戚，扶摇九重，荣华万载。

惠年方二八，美丽典雅，文才上乘，贤惠通达，为一代才女。愿以比武之式选取佳婿。一旦事成，定喜结伉俪，举案齐眉。故凡符合条件者，去疑解虑，大胆上阵，施展才华。

以武择婿，古已有之，传为佳话，只是过于繁缛。命由天定，姻以运作，以故此次择婿，以简为要。一不问家世资财，二不计容貌气度，百步之外张弓，射中屏上所画凤凰之双目者，便为惠之夫婿，不日婚之。

今庠序遍于四海，儒生入庠序之学；武馆布于天下，习武者难以计数。定有才子百里挑一，出人头地，荣典叠颁。朕自登基，勤劳国事，旦夕不宁，唯刑是恤，三辟五听，寝兴载怀。终至九州于清汉，鸣六象于高岗，灵瑞杂沓，玄符昭著，星索紫宫，水效孟月，飞鸿满野，长慧横天，端的是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。朕心系社稷，怜惜亿兆，殚心竭虑，心可对天。今还先武皇帝之遗愿，虽为份内之事，却可对先帝之灵，臣民定然赞之、成之、拥之、戴之。朕之心田，天地可鉴。

李炳看完，连连点头，大颂静帝的功德。告示最后的文字原本是静帝画蛇添足的自我标榜，也成了他为静帝大唱赞歌的依据。因为他晓得静帝的处境，更知静帝此举在唤起臣民之心，体面地被赶下台的用意，况且他极乐意李渊娶宝惠为妻。

男大当婚，李渊已到了娶妻生子的年纪，不仅春心萌动，而且宝惠早已在他的心目中占据了相当大的地位。每当宝惠那靓丽的面容在他的脑海里出现，就会心跳脸红，躁动发热，甚至还幻想到将宝惠娶到手的愉悦和洞房的温馨。然而，婚姻全凭媒妁之言，父母之命，他不能表现出任何占有宝惠的欲望，只是装模作样地站在那里，听刘公公吹牛，听父亲唱赞歌。

李炳终于将目光转向了他的宝贝儿子，以教训的口吻道：“听明白了？明日

